

## 後 記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這本書裡面所載的人與事，都不是真實的，「如有雷同，實屬巧合」。但這些人與事，又都是筆者的直接或間接的體驗和領會，是「真作假時假亦真」。筆者自忖大半生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念及當年交往的各種人物和經歷的各種事情，深有感概，自前年起嘗試執筆綴下片言隻語之餘，竟然一發不可收拾，完成這九章三十九回共約十三萬字的塗鴉；又不敢妄自菲薄，想著如能夠刊印成書，或許多少可供讀者們茶餘飯後消閑遣興，那就於願足矣。

中國和日本是兩個亞洲大國，又是文化、經濟及政治方面在歷史上都有互動的鄰國。明治維新以來，近百五十年中日兩個民族之間的糾葛和紛爭，是一個大題目。筆者嘗試從一個側面和某種角度，通過程志軒、中田幸雄、中田久美子、程（中田）廣浩、程慶鵬、張茜妮、石錦滿和王達榮等人彼此之間的半生經歷和契濶，反映過去半個世紀以還、這樣一個變動的大時代裡的悲歡離合和愛恨情仇。今後半個世紀，中日之間的關係將會出現什麼樣新的變動，會否如志軒所預言，非要在戰場上再來一次對決不可，這中間存在著太多不確實的變數和各種可能性，我們只能拭目以待。但儘管局勢不明朗，兩國人民在戰爭與和平的抉擇之間，總避免不了要有往來和溝通。恐怕戰爭固難、和亦不易。八年的狹路相逢，浴血拼殺，是中日之間歷史的傷口。這傷口形成長長的一道疤痕，或許表面上雖已愈合，但恐怕內裏仍有血水和膿瘡，未得根治。

這本書，嚴格來說不算是一部典型的小說。筆者選擇一種嶄新的手法，既以傳統的「全知」角度描寫人物的內心世界和潛意識，復結合個別人物的自我剖白、主觀感受和思想演述，希望能為讀者們烘托出某種立體的觀感，讓人物的性格和行為的發展脈絡，更具現實性和可信性。因此，某些章節或有參差的重疊效果；又某些章節或有論說的體裁結構。事實上，從志軒到幸雄，以至久美子和茜妮，都是不徹底、曖昧和受委屈的。在我們的周遭，活生生都是這一類可歌頌可詛咒、可敬復可憐的人物。世無英雄，代無完人；他們都受到自身性格的制肘和命運的播弄，但又不甘服膺於環境的約束和機遇的局限。讀者們可自行判斷，在「時代的巨輪」不斷前進的關口，躑躅在這樣一條漫長而坎坷的人生路上，有多少事情真由得他們作主？慶鵬和徐仁珍、志軒先後和久美子及茜妮、達榮和石美瑩、以至茜妮和立川昭介，他們各自的命運和契合，在那時空交聚的一剎那，都容不得他們挑選，而他們也就這樣走在一起，不問前生今世，也不問來世今生。愛和恨可以互相逆轉，情與仇可以彼此刑剋。這豈不就是我們熟知的人生況味？彷彿一生之中幾許辛酸、喜樂和哀愁都經歷到了。

筆者執筆時曾幾次止不住淒然淚下。當寫到仁珍長夜為他人做衣裳的情景，讓我憶起亡母。她一生甘貧耐苦，哺育兒女長大；如今陰陽永隔，此生無以為報。於是 I 想起元稹的兩句詩：「惟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行文的那天晚上，我的心緒久久未能平伏下來。當寫到茜妮憶述她幼失怙恃與及被出賣的情

景、當寫到志軒落得孑然一身孤零無告的情景，都觸動到我內心對他們深深的憐憫和同情。慶鵬的故事，源自一位關氏宗親的經歷，是父親早年和我談起戰時的顛沛流離時，斷斷續續地告訴我的。鄧育良的遭遇，明眼人都知道或有所本。那是接近真人真事了。筆者在創作的過程中，和書中的這些虛構的人物一同渡過了七百多個日日夜夜。我和他們可說是「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揪心八處同」，有這樣一種刻骨銘心的共鳴。當我們以寬容和體諒的態度來看待人情和世故時，或許我們都會因為懂得，所以慈悲。晏殊說得好：「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閑離別易銷魂，酒筵歌席莫辭頻。滿眼山河空望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我疑心設若志軒能夠從這個角度善待他和久美子及茜妮的遇合，也許他在感情路上會少一點遺憾，多一分滿足。語云：「可憐人有其可恨處。」志軒或許可憐復可恨。如果讀者們從志軒的故事中能夠獲得一點啟發，那筆者就心滿意足，覺得不枉這一番心力了。

筆者很喜歡古詩詞，但不大懂得韻律和平仄。我常想，詩詞真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之一，但如果文化傳承容許在繼往開來的過程中，可以有創新的話，那麼舊詞新譜，甚至偶或修改片言隻字那麼一點點，豈不甚好？所以，本書內摘錄下來的詩詞，一些字眼筆者是修改過的，而修改後不一定切合平仄韻律。其中還有對聯，連同部分詩詞，都是父親多年來抄錄的佚名之作，其作者及出處有待考證。在本書內出現的這些詩詞，我想反正是消閑遣興，也就不一一說明作者、詞譜、出處及作註解了。也許就留下一條尾巴，容我日後再來增補拾遺吧！

同樣道理，筆者近年來對佛理和禪學慢慢地有了研讀的興趣。但由於俗務纏身，時間上自己作不得主，只能爭取點滴時間，勉力而為。書中述及的好些佛偈和禪機，嚴格來說最好都要有註釋和說明，或許更能闡述書中人物的性格發展和變化的心路歷程。紅樓夢的情節推展和結構安排，就有不少暗示，伏線於千里之外；甚至書中人物，連名字都語帶相關。筆者不揣邯鄲學步，也嘗試著這樣做，希望更能塑造出書中人物性格因著發展變化而建立的可信性和立體感。例如，筆者希望程志軒能掀動讀者們內心的摯情。

近代的小說家中間，我最喜愛張愛玲，尤鍾情她在孤島上海時期的那一段與胡蘭成滾滾紅塵的情史。那時正值國事蝸蟻、戎馬慳慳的戰爭年代，容得下這麼一對性格上不太徹底、政治上不太正確的卑微的忘年鴛侶。由於筆者對張胡兩人的作品熟極如流，這本書裡面有某些句子或場面，對「張胡迷」來說可能覺得有點面善，謹在此先行表過，免致誤會。

筆者祖籍廣東省南海縣；對近代歷史人物，卻不喜康南海，惟推崇梁任公。這不單是因為敝祖上與任公遊、而且筆者於今保有他約一百年前的一封寄自東京的書信真蹟（將於適當的時候會適當地處理），而是真心實意地服膺他的學問和人格。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一八八九年舉人。戊戌維新變法（一八九八年）失敗後，逃亡日本。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後，曾擁護袁世凱，出任中華民國司法總長。袁氏稱帝後討袁。張勳復辟後討張。梁氏晚年在清華大學任教，兒女都成材，各有建樹。筆者對達榮、錦滿和育良均心有戚戚焉。他們在這變動的時代裏都有憂國之思，熱誠可感。就中達榮對日本的情意結，或許以「愛之深，恨之切」來形容，不算過份。日本人民作為個體，有其本質上善良的一面；但日本民族作為集體，有其本質上凶殘的一面。這真是大和魂的特性，所

謂詭異的矛盾統一。筆者數度居留日本，前後共七年。自八十年代中期離開日本後，迄今仍維持業務上及朋友間和日本的聯繫，算是一個知日派吧。想當年，梁任公留日九年後，曾於一九零七年短暫歸國。其時國事日非，梁氏不得要領，於次年（一九零八年）再次東渡，民國成立（一九一二年）後始重返故國。梁氏於一九零八年再赴日本後，填有「金縷曲」一闕，詠燕子寄滬上諸同志。詞云：

瀚海飄流燕，乍歸來，依依難認，舊家庭院。惟有年時芳儔在，一例差池雙剪。相對向，斜陽淒怨。欲訴奇愁無可訴，算興亡，已慣司空見。忍拋得，淚如線。

故巢似與人留戀。最多情、欲黏還墜，落泥片片。我自殷勤啣來補。珍重斷紅猶軟。又生恐，垂簾不捲。十二曲闌春寂寂，隔蓬山，何處窺人面？休更問，恨深淺。

這首詞婉約有餘而豪邁不足。蓋棺論定，梁氏是思想家、學問家和政論家，而非政治家。書生論政，畢竟如此而已。本書中達榮、錦滿和育良諸子，居於祖國的邊陲，而且九七年前形格勢禁，縱有民族之情、家國之思，毋寧也是咄咄書空，難展馳騁江山、報效中原的抱負，實足引以為憾。

此書得以完成付梓，感謝夫人陳玉坤女士、女兒沛愉及兒子泰麟的默默支持，更兼中學時代皇仁書院（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零年）諸同窗好友的鼓勵，和羅小姐及吳小姐等打字及校對的幫忙，銘感五內，特此致意。

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  
關品方 謹識